

近三十年來臺灣佛書出版概況

藍吉富

一、大藏經的編輯與翻印

三十年來的臺灣版藏經，就種類之多而言，可以說是空前的。目前在市面上可以買到的藏經，即有七種之多。在同一時代裏有七種藏經在流通，這種現象是古代佛教徒所難以夢見的。這七種藏經是中華大藏經、大正藏、卍正藏、卍續藏、佛教大藏經、與日文本的南傳大藏經與國譯一切經。茲分別略述如下：

中華大藏經的編纂，是國民政府遷臺以來，佛教文化界的第一件大事。此一藏經的特色，是用照相製版的方式，將古今中外所有重要的中文佛書滙為一爐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要編輯一部資料最完整的大藏經。因此其意義較為單純，只不過是佛教文獻的收集與保存而已。雖然在國際文化交流日漸頻繁、印刷技術日漸進步的今天，這種事已不算什麼難事，但是，果能將世界各地的珍本中文佛書滙為一編，則在研究上確也可以給予後人相當程度的方便。

依照該一修藏單位的計劃，這一藏經共包含若干輯。第一輯包含磧砂藏與宋藏遺珍，第二輯是嘉興藏

（徑山藏）的重印，而淘汰掉已見於第一輯者。第二輯影印卍續藏，已見前二輯之書亦不收入。另外有第四輯及續藏、譯藏等。可惜，事情進行了十餘年，只印出前三輯的大部份，而且出版單位在中途忽然發生財務糾紛，終於使印藏工作停頓下來。也因此而導致國內外已付款之預約者的普遍不滿。一直到現在，前三輯還是未見出齊，第四輯是否能出版，恐怕也難以預料。原本是一件佛教文化界的大好事，結局却落得如此不堪，令人慨歎不已。

在中文本的各種大藏經中，無疑的，大正藏是一部優點最多、缺點較少的現代大藏經。此藏在臺灣共發行兩次，第一次為中華佛教文化館所倡印，第二次係新文豐公司所印行。新文豐本的第八十五冊，增印了胡適校訂的「神會和尚遺集」一書；並校正大正本第十四卷「阿難分別經」經文在印刷上的錯誤，其餘與大正本皆同。據約略的估計，這部大正藏在臺灣大約銷售了二千部以上。此藏在臺灣一地的請購量如是之多，對國內的普遍研究水準，當必有若干提昇作

用。

佛教大藏經是佛教書局所印行的，該藏原本以頻伽藏為底本，但是因為佛教書局增補了近五十部的佛書，因此改為今名。這部書共有八十四冊（廿五開）。最初開始發行時，以價廉著稱。此外，其新增收的幾十部佛書，也是一項特色。這些新增的佛書，幾乎網羅了民國以來六十年間，所有自梵巴藏文譯而成的中文佛典，譬如法尊、超一、法紡、湯用彤等人所譯的書，幾乎都可以在此藏中找到。

已續藏在臺灣也發行過兩次，前一次是香港佛教會委託臺灣有關單位在臺印行的，第二次則為新文豐公司所印。第一次的版本，大小與日本原版一樣。第二次則稍加縮小，從原來的十六開本，縮為二十開本。冊數則都是一五〇冊。這部書內容的百分之九十七，都是中國歷代大德的著述，是研究中國佛教的寶庫。

至於已續藏的上編——已大藏經，則翻印較晚。新文豐公司在去年（一九八〇）才重新印出。由於此藏所收的絕大部份佛典，已為大正藏所網羅，因此其重印價值較小。

由於臺灣佛學界有一些人可以看懂日文，因此，

日文本的「南傳大藏經」與日本國「譯一切經」，最近在臺灣已有書商，加以翻印。惟銷路並不太好，據說「南傳」大約售出一百部左右，「國譯」則約僅七十部而已。雖然如此，這對於一向保守的我國佛教界，或多或少必會給予若干刺激。「南傳」藏經所收的巴利系佛典，素為中文藏經所缺；「國譯」的解題、註釋與解說，也開啓了現代人，整理藏經的嶄新方向。其優點是顯然可見，值得吸收的。

二、叢書或文集

近三十年來規模最大的佛教叢書，當推已故張曼濤教授主編的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」。這部書內文共計一百冊，另有目錄索引一冊。廿五開本（菊版），全部以活字重新排印。這是民國六十餘年以來，中文佛教論文的集大成。

這部書的主要價值，也是保存佛教文獻。所保存的是民國六十多年來的中文佛教論文。對於生長在臺灣的年輕研究者而言，這部書有一些極可貴的內容，此即「現代佛學」與「海潮音」（大陸淪陷前所出版者）兩種刊物的佛學論著。因為這兩種刊物，是臺灣的研究者所難以看到的。而且，其中所載，又大都是民國以來數十年間我國優秀佛教學者的作品。想研究

現代佛學思想、或吸收前此數十年的佛學研究成果，則這些文章，自是不能不加注意。

除此之外，該書分類之細，也是一項特色。譬如該叢刊輯有「中國佛教史學史」一書，這是一部檢討古代佛教史著的研究論集，並不是一般性的佛教史。這門學問在國際學術界並不太受重視，但與中國人的史觀、史學方法等方面則甚有關係。此書能收輯此類論文，可見主編之具有獨特眼光。此外，該刊另有「佛教目錄學述要」、「佛教經濟研究論集」、「中國佛教寺塔史志」……等專集，也都可以從分類中看出主編者見識之博。至於「索引」（含篇目及作者索引）之另成一書，也在國內開闢出編書的新風格。這種儘量地將國內的研究風氣提昇到國際水準的努力方向，值得我們隨喜、讚嘆。

當然，這部叢刊的缺點也不是沒有，所收的文章偶有不能登大雅之堂的，且有從某本專書上摘錄出一章或一部份來刊載的，印刷上的錯別字也不少，凡此都是顯然易見的缺點。但是小疵不掩大瑜，這部書的價值，仍然可以得到正面的肯定。

張教授除了上述這一套書之外，另外編有「大乘文章」與「大乘文化新書」兩種，總共二十餘冊。這

兩種書的性質與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」一樣，都是近七十年來佛教文章或相關文字的彙集。這些文章大概是編輯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」時所收集而派上用場的吧？該二種書版面分爲卅二開與廿五開二種，都是平裝本。

在古書方面，明文書局出版了「中國佛寺史志叢刊」（共兩輯），及「禪門逸書」兩種。前者是我國各大寺院的寺志，是研究寺院歷史的基本資料。第一輯共收五十冊，第二輯三十冊。禪門逸書則係歷代禪宗大德詩集文集之彙編，大部份爲一般藏經所未收。此外，旅居日本京都的李迺揚先生，其在臺灣所設的大化書局，也出版一套「禪學叢書」，由柳田聖山教授主編，收集禪林象器箋、寶林傳、六祖壇經等書於一編。廣文書局的「禪學要籍」，則收集了一些禪宗的辭典，如諸益錄、虛堂集、空谷集、從容錄等書皆在其中。

在個人文集方面，古代的湧益大師全集（廿一冊）與蓮池大師法集（四冊）都曾被翻印過。現代大德方面，較著名的有太虛大師全集（精裝卅三冊）、弘一大師法集（六冊）、妙雲集（印順法師著、廿四冊）、歐陽大師遺集（歐陽漸著、六冊）、諦觀全集（

演培法師著、廿八冊）、與肱齋叢書（陳健民著、十七冊）等種。茲簡介如左：

太虛大師是現代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的領袖，學問、思想、與復興佛教的計劃，都頗值後人注意。這部全集，當然是研究其人學行的最重要資料。妙雲集是印順法師的弘法著述集。印老是當代中國顯教的最高權威。這部法集也是國內最能啟發年青佛子的中文著述之一。其影響力相當大，目前也已有幾個地方專門以講授妙雲集為主要課程，因此，如果紹述者繼起有人，則若干年後，未嘗不可能形成一個以印老學問方向為準繩的「妙雲學派」。在印老這部法集中，以「成佛之道」影響最為深遠。此書有倡頌有解說，是初入佛門者最健康（不生弊病）的佛學教科書。至於印老的其他數部專著，如「中國禪宗史」等書，則未編在「妙雲集」內。其內容將留在下文再作介紹。

歐陽漸是與太虛大師同時的佛學宗匠，也是當時被公認的唯識學權威。太虛門下的出家學者、與歐陽門下的在家學者，是當時我國佛學界的兩大陣營。「歐陽大師遺集」就是歐陽漸的著述集。在大小乘有系思想的疏解方面，大乘精神的彰顯方面，歐陽先生都

有極凸出的見解。其文氣勢至大，雷霆萬鈞，使人讀之乃生「其人的生命與文字合一」的震撼感。書內的文章，並不是普通的研究論文，而是研究與信仰交融，生命投入文字之中的具體呈現。其文最耐咀嚼。

「曲肱齋叢書」是密教大德陳健民先生的文集。陳先生原是在太虛大師所辦漢藏教理院的國文教師，後捨教職入西藏、印度求法閉關，前後歷數十年。目前在美國弘法。陳先生雖然主修密教，但對顯教亦相當通達。中、英、藏文都不錯。這部書結集了他數十年修密研法的心得與感想。是其內外學文字的滙集。原書有二十冊，其中三冊由於涉及雙身法等問題，易遭譏嫌，所以承印單位只印了十七冊。這部書是信仰以後的深入研究，立場當然不是人文主義的，因此，與國際上那種「價值中立」的客觀性研究態度並不相同。

此外，弘一大師法集是近代佛門傳奇人物弘一法師（李叔同）的文集，在戒律方面，書中，有不少他的研究。在對佛教信心方面，他也提供後人以一個虔敬佛子的典型。「諦觀全集」是演培法師數十年來的著述總集。演師是印順法師思想的最佳紹述者，由於

文字流利、思路清晰，因此，該集中之各書，也接引了不少人進入佛學之門。

三、舊書之重印

由於印刷技術的進步，與成本的降低，將舊書用照相製版來重新印行的風氣，三十年來一直歷久不衰。從事這項工作最有成績的是早期的臺灣印經處，以及近十餘年來的佛教書局。其他出版文史類典籍的出版社，也偶有印行佛書的，但大抵以學術名著爲多。此外，還有一些專門印贈佛書的機構，如大乘精舍印經會、華藏法施會、普門文庫等團體皆是。它們用贈閱佛書的方式來弘揚佛法，有點類似基督教的聖經公會。可惜所印的佛書大都未經細選，內文也很少重新排印。在出版水準方面似有提高的必要。

這些重印的舊書，佔三十年來臺灣佛教出版物的大部份。其內容幾乎囊括了民初四十年間我國佛教界的重要作品。在翻譯方面，大勇、法尊等人從藏文逐譯而來的佛典，如菩提道次第廣論及略論、密宗道次第論等書大部份都重印了。此外，工具書如丁福保的「佛學大辭典」、朱芾煌的「法相大辭典」、學術名著如湯用彤的「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」、「往日雜

稿」、及其譯自巴利經典的「南傳念安般經」，支那內學院的「內學年刊」、陳垣的「中國佛教史籍概論」、「明季滇黔佛教考」等書，以及呂澄、王恩洋、熊十力、黃懺華、蔣維喬、虞愚、法舫、周叔迦等人的著作，也都陸續被印行於世。

由於書價便宜，要購買這些書相當容易，因此，一個生長在臺灣的佛教研究者，要承襲民初四十年來的佛學傳統，是輕而易舉的事。就這一點而言，與當前大陸破壞佛教的現象相對照，則如果說「臺灣是中國佛教的唯一繼承者」，應該不算是過份誇張的言詞。

四、重要創作與翻譯

一般而言，這些年來的佛教作品，不論文藝的或學術的、創作的或翻譯的，其成績都不能令人滿意。但這並不是說連一件够水準的作品也沒有，只不過說數量不該那麼少而已。

文藝作品之必須一提的是陳慧劍先生的「弘一大師傳」。這部描寫弘一大師李叔同的傳記文學作品，曾經感動過無數的讀者。很多年輕僧衆的出家，就是受到該書內容的有力感染。此書可以說是三十年來佛

教文藝的代表作。

學術著作中，印順法師的「中國禪宗史」、「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」、「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」等三書，是他近二十年來的代表作。印老的爲學重心，原本在印度佛教。關於中國禪宗史的研究，是被胡適的禪學研究結論引發開來的。印老這部「業餘」之作，在禪宗思想史的發展，自有見地，因此頗得日本學界推崇。至於另外兩部書，雖然在史料上曾取資於日本學者的著作，但在見解上則自成一家，這是他疏通印度早期佛教的兩部重要作品。最近他又有一本探討大乘佛教之起源與發展的新著即將問世，佛學界正翹首以待。

胡適博士是我國最早用西洋史學方法來研究禪宗歷史的學者。其新舊作品，由柳田聖山先生編成「胡適禪學案」一書在臺灣發行。這是一部曾引起極大爭論的書，因爲其中有關於六祖慧能、神會、與壇經的看法，與傳統說法大爲不同。不論如何，其書中所顯現之學院史學家的態度，或不爲一般佛教徒所認可，但却是可備一格的。

近十餘年來，哲學界的名學者，有不少人都曾對

佛學下過一陣深究的功夫。如唐君毅、牟宗三、方東美等人即其著者。其中，唐先生「中國哲學原論」（原道篇卷三）全書都在探討中國佛教哲學問題，方先生晚年講大乘佛學、講華嚴思想，也甚有慧見，可惜到目前爲止，其所講述的佛學錄音帶還沒被整理成書。牟先生著有「佛性與般若」一書，則是他這些年來檢討隋唐佛學的具體成績。

相對於胡適博士之以史學方法治禪宗史，牟先生這部書則係以西方哲學的敏銳思辨方式來研究中國佛學。他這部書是以天台宗爲主體的中國佛教哲學著作。牟先生不是專業的佛教研究者，因此在某些枝節所在，或許仍有值得商榷之處，但是在該書的主題——天台宗的判教方面，他確是相當深入的，確有其敏銳的分析力與洞見。這種思辨力不唯爲一般佛教學者所無，即一般世俗學者亦不易覓。透過這種思辨力，來爲天台華嚴的判教作一總的批判，是該書的主要目標。其結論是，天台宗義才是真正的圓教，才是佛法最究極的歸趣。姑不論其所見是否必不可易，即就其對台宗義學的釐清方面，其貢獻也是可以肯定的。

除此之外，必須一提的是陳健民先生的密教著述

。其「曲肱齋叢書」中的「密宗灌頂論」、「大手印教授快徵」、「中黃督春辨」等書，也都鞭辟入裏，發人之所未發，且訂正甚多近人對密教之錯誤認識。其作品是信仰、修行、與研究三方面的高度結晶，與一般學術態度下的研究作品迥然不同。其必能傳諸後世是可以預卜的。在我國的目錄學史上，佛典目錄學所佔的地位相當高，歷代佛教界有關佛典目錄學佳作頗多。在三十年來，精通斯學的是蔡念生老居士。蔡老居士原是「中華大藏經」的總編審。他除了「中華大藏經」四輯的總目錄之外，另有「卅一種藏經目錄解說」及「禪藏目錄」二書。為數十年來此類作品中之僅見者。

在佛書翻譯方面，近三十年來大約有三類譯作可略為討論。其一是從日文譯成中文，或採日文著述之內容而編譯成中文，或者受日文作品之導引啟發而撰成新著。其二是從英文譯成中文。其三是自梵文、巴利文、藏文譯成中文。

第一類是民國四十、五十年代較為盛行的。在這方面，楊白衣、李世傑兩位先生的貢獻最顯著，他們在數十年來的譯述與講學之中，不斷地將日本的佛教

研究方法引進臺灣來。楊先生從「南傳大藏經」選譯的長老偈、長老尼偈、阿育王石刻刻文、及其近年來關於「七十空性論」、「三性論」等研究，都頗能補充我國佛學的不足。李先生有關奧義書及六派哲學等著述，也都是國內學界一向所缺少的。兩位先生可以說是臺灣學術界中，以現代方法研究佛教或印度哲學的啟蒙人物。此外，這些年來臺灣的幾本較好的佛學入門書，如「佛學概論」（容理）、「佛學入門」（李孝本等）、「佛教概論」（聖印）等書，也都是取資於日本佛學之作。還有，慧嶽法師也譯述了幾本有關天台、華嚴的著作，林傳芳先生有「日本的佛學研究」一書，以及香港的吳汝鈞先生也譯出梶山雄一、柳田聖山等人的作品，這些都使臺灣的佛教出版界逐漸地充實起來。

從英文譯成中文的佛書，以禪學類最多。尤其是鈴木大拙的英文著述。譯述這一類禪學作品的人，年紀多半不大，而且大都不是專業的佛教研究研究者。這些書的出現，使臺灣多出了不少喜歡談禪的年輕人。除了禪學一類的書之外，有幾本書也很引人注目。中英文造詣皆深的顧法嚴先生譯有「佛陀的啟示」（

What the Buddha taught) 與「原始佛典選譯」(Buddhism in Translation)等書，都曾風行全臺，歷久不衰。另外，淨海法師有一部自英文著述編譯而成的「南傳佛教史」，此書與顧法嚴先生那兩部書，都是南傳巴利系佛教的入門典籍。此三書的出版，使我國佛教界對南傳佛教有一更清晰的認識。

第三類的梵、巴、藏文翻譯，數量極少，無法與日本佛教學界譯述之勤相比擬。但是，仍然有幾本書必須提一提。首先該介紹的是張澄基先生譯自藏文的「密勒日巴大師全集」。此書共三冊，包含「密勒日巴尊者傳」一冊、與「十萬歌集」二冊。這是描述藏密白教（噶居派）大師密勒日巴之思想及傳記的最主要作品。尤其「十萬歌集」是第一次譯成中文（傳記部份，前此已有「木訥傳」一小書流通於世），在藏密歷史上及修持上，這部書都相當重要，加上張先生在每章末尾，都加上極扼要清楚的註釋，對於藏密要義有很好的闡述，因此，這部書可以說是三十年來佛學界的重要翻譯之一。

其次，執教於香港新亞書院的霍韜晦先生，自梵文譯出「安慧三十唯識釋原典譯註」一書，是唯識學

上的重要作品。我國自唐玄奘以來的唯識學，一向是護法系思想的天下。而霍先生所譯的這部書，則是思想不同於護法的安慧所作，在研究唯識學時，多出這麼一部重要的著作，當然是學術界可喜的現象。霍先生費十年之力譯成此書，在譯註上，在譯語的現代化上，他都極費苦心。其不同於市面上一般輕率的譯作，是顯然可見的。霍先生目前在授課之餘，正計劃出版一部「世界佛教名著譯叢」，擬分別請專家學者譯出世界上各種佛學名著。此一工作的價值與意義，也足以使人擊節讚賞。

此外，旅居美國的巴宙教授，也曾出版「南傳大般涅槃經」，為譯自巴利文的作品。臺灣金剛乘學會的劉銳之先生，西藏籍的丹吉先生，也分別譯出一些藏密典籍。比較起來，在臺灣的藏文人才要比梵、巴利文人才多，學習藏文的環境也比較好。因此，將藏密要典譯成中文，在臺灣比較有發展的潛能。

五、學報與雜誌

以發表佛學論文為主的學報，在臺灣有聖嚴法師主持的「華岡佛學學報」、曉雲法師主持的「佛教文化學報」、以及佛光山的「佛光學報」三種。出版的

時間，大約是一年或兩三年一期。論文水準雖然不能與國際佛學界並駕齊驅，但却也幾乎網羅了臺灣、日本及香港一帶的中國學者。香港在十幾年前，有「法相學會年刊」（羅時憲先生主持），水準不低。但只出版兩期即告中斷，甚為可惜。

雜誌方面，正式向政府登記的大約有十幾種，大部份是月刊、書版。發行量較廣或歷史較久的有「菩提樹」、「中國佛教」、「普門」、「獅子吼」、「海潮音」等種。香港的「內明」與「香港佛教」，水準也不錯。此外，有「慧炬」，主要讀者是各大學的學生，另有「慈雲雜誌」，為接引初機的重要刊物。「海潮音」月刊為太虛大師所創辦，具有悠久、光輝的歷史。可惜最近內容參差不齊，且經常以轉載文章來補白，這種發展趨勢，很令該刊的老讀者覺得惋惜。

報紙型的刊物，以「慈恩週刊」及「覺世旬刊」兩種發行量較多。「慈恩」主持人力圖振作，可惜稿源不甚充足，轉載文章稍嫌多些。「覺世」歷史較久，內容以報導佛光山系寺院的消息為主。最近，張曼濤先生創辦「亞洲佛教週報」，擬將佛刊內容擴大為

國際性，原可能有一番嶄新作為。可惜張先生猝然而逝，該刊命運，亦存亡未卜。

六、日文大藏經及工具書的翻印

翻印日文佛書，是近十年來出版界的新現象。所印的大多是大部頭的佛教叢書與工具書。叢書方面，有「南傳大藏經」、「國譯一切經」（印度撰述部）、「真言宗全書」等部，工具書方面種類較多，如「大藏經索引」、及望月、梵和、密教、禪學、佛書解說等大辭典，都曾被翻印。

如果以國際商業道德的眼光來看，這種翻印行為當然是不對的。其所以流行，歸納各種原因，大體不出下列幾點：其一，日本藏經及工具書編得相當好，某些有識之士為了使國內佛學水準早日起飛，當然希望這些書能廣泛地被應用。如前所述，「南傳大藏經」所收的佛書，大半為中文藏經所未收；「國譯一切經」之學術化的解題與註釋，也至便初學。至於佛學工具書之美善，尤令人嘆為觀止。加上日文佛書之漢字特別外，國人學習閱讀甚為容易。只要耗一兩年的日文閱讀訓練，即可獲得日本百餘年來佛學成果的鑰匙，這當然是值得鼓勵的事。其二，我國佛教徒認為

印行佛書來供人閱讀，是一件大功德，很少人會想到國際商業道德的問題。其三，由我們自己來編譯中文佛教工具書或註釋本藏經。技術上的困難雖然可以克服，但是編輯費與排版印刷費都相當貴，而臺灣的佛書市場甚小，銷售量有限，一般出版商不太敢冒賠錢的危險。所以這些不須編輯費的日文佛書才陸續地被翻印出來。不過，如果筆者的推斷沒錯，這種翻印日文佛書的風氣恐怕就要中止了。因為大部頭的書已經差不多印完，小部頭的專著購買的人更少，臺灣發行日文佛書的數量，又幾乎已達飽和狀態。因此，今後大概很少書商會從事此道了。

從隋唐以來，日本佛教曾受過中國佛教長期的哺育，因此，目前臺灣佛書出版業的大量影印日文佛書，可以說是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反哺作用。如果能妥善應用這些以現代學術方法編輯出來的日文資料，我國的佛學當不難奠定下相當程度的基礎。

七、結語

如果依照臺灣的人口總數與出版數量的比例來說，這些年來臺灣的佛書出版狀況算是蓬勃的。而且在書本的裝潢與設計方面，也較以前進步甚多。尤其是天華出版公司的書，每一本都有高水準的美術設計與精緻的排印。但是，如果透視這些出版物的初版年代與內容，則這時代的佛書出版成績，又可說是貧乏的。

因為大部份的作品，都只是翻印，而不是創作。換句話說，這種蓬勃的出版現象，主要是印刷技術進步的結果，並不能平行地相應於學術的發展。

佛書市場小，須花費大額編輯費與排印費的書，成本不易收回，當然少人肯印。加上專門研究機構少，沒有佛教大學，佛學院又都不上軌道，缺乏專業研究人才，因此較深入的研究著作也不多见。又因傳統觀念與方法根深蒂固，新的符合現代國際水準的書，也不容易找。種種原因，乃造成了這種「內容貧乏」的現象。如前所述，中文舊書的翻印，可以使目前臺灣的佛學，銜接上民初以來我國佛學的傳統，而日文佛書的翻版，也可以使本地的研究者，銜接上國際佛學的發展潮流。這是我國佛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過渡期。也是我國佛學界邁向現代佛學研究的奠基時期。因此，雖然出版物缺少原創力的創作，內容較貧乏，但却不足以使人對我國佛學的發展，感到悲觀。筆者以為，要使中國佛學走向復興大道，在出版方面有三件當務之急。其一是中文舊資料的重印與外國新資料的輸入。其二是從事翻譯編寫，亦即利用第一項資料來做加工式的處理。其三是具原創力的寫作，此項最難，必須以前兩項做基礎。這三件事在臺灣已經有人逐漸地努力，尤其第一項更是績效斐然。相信其餘二項，在不久的將來，也必定會有使人更滿意的成績產生出來。